



挂职

关系到升迁
GUA ZHI
洪放 著

2

挂职是升职的前站，是仕途的关键节点

新环境下，关系重要，处理关系的能力更重要

分寸拿捏对了，更进一步；分寸把握不对，功亏一篑

晨枫出版社

挂 职 了 2

关系到升迁
GUA ZHI
洪放 著

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挂职. 2 / 洪放著. —北京: 长征出版社, 2009. 9

ISBN 978-7-80204-564-4

I. 挂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2434 号

书 名: 挂 职 2

作 者: 洪 放

责任编辑: 高 山

特约监制: 马利敏

特约编辑: 张超峰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印象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版权提供: 中文在线 郜宇辉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 100832

电 话: (010)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80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ISBN 978-7-80204-564-4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“这个……”汪向民稍稍顿了下，然后抬起头，朝大家望了眼，突然提高了声音，“这个……我不同意！”

会议室里一下子静了。

简又然低着头，在笔记本上画了条杠子。他画杠子的地方，只是记着刚才李明学书记的一句话：“重点是分析经济形势，研究年底工作。”这句话要不要打上杠子，简又然心里清楚。但是，这一会儿，除了给它打上杠子，简又然是不宜于抬头的。常委会议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安静是一种过渡，又是一种较量。沉得住气，还是开始放炮，这涉及官场修养问题。而不让这修养给人一眼看穿的最好办法，就是低头，或者抬头看天花板，甚至闭上眼睛。简又然采用了画杠子，这与闭眼等动作，只不过是异曲同工罢了。

李明学用手转动了一下茶杯。这是一只老式盖碗，白瓷的，上面有青色的插花。这只杯子，好像还是第一次用，以前没见过的。刚开会时，李明学一端着这杯子进来，简又然就瞟了好几眼。简又然对古玩也是有些兴趣的。当然这杯子，也不可能是太古旧的东西。从简又然的目力来看，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东西。青色的插花，微微有些泛黄，这是有些年头的特征。而简又然更喜欢的，是这杯子的器形。古拙，又有几分天真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这在同类型的杯子中，是少见的。而且，简又然看见李明学在喝茶的时候，也是刻意“仿古”的。他先是轻轻地拿起杯盖，用盖在茶面上稍稍地漾了漾。再接着，低下头，仿佛是用鼻子闻了闻。他这一闻，就有一缕茶香了，连简又然也感到了清沁。闻过后，李明学浅浅地吸了一口，然后仰起头，似乎是沉醉在茶的清醒里……

杯子转了三圈，停下来了。李明学咳嗽了一声，这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，一下子就弥散开来，组织部长柳峰也跟着咳了声。他这声咳嗽，却有些尴尬了。柳峰自己也抬起头，笑了下。李明学说：“怎么？都不说话了？向民同志说不同意，

大家可以再继续讨论嘛！啊，继续讨论！”

刘中田知道，这会儿，他得来说话了。

刘中田皱了下眉头，用手在脸上摸了下，又看了看手。看完后，才慢慢道：“对于这个问题，啊，这个问题……我觉得确实应该慎重。向民同志的意见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中央最近对土地卡得相当紧。这个时候，让东部物流港搞房地产，是会引起……上次老干部们不是到省里去了吗？谁能保证他们不再去？因此，我觉得……还是暂缓一下的好。”

李明学又咳了声，简又然看见汪向民起身拿着手机，出门了。这出门也是开会中的一种处理方式：有时候，可能是真的有了电话；但是，简又然完全有理由相信，大部分时候是没有电话的。手机只是道具，暂时避开某种局面的道具。刘中田一表明态度，看起来是支持了汪向民；事实上是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。本来，今天的会议是不研究东部物流港房地产开发这个议题的。可是，最近，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，湖东的经济形势，也出现了较大的震荡。到目前为止，湖东本来年初计划的十个亿的财政收入，只完成了九个亿。离年底只有一个多月，完成无望，已成定局。按照李明学在今天会议开始时的讲话，就是要在完成无望的情况下，尽量完成得好些。湖东经济外向比例大，金融危机一爆发，才三个多月的时间，就已经有十几家企业停产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湖东最大的外贸企业日出集团，因为其主产品玩具在欧美失去了市场，目前正濒临破产。如何在这个时候，寻找湖东经济新的增长点呢？

会前，李明学书记曾同简又然谈过话。近一段时间以来，李明学的心情是很沉重的。政协主席罗望宝在看守所里自杀了，吴大海还在等待判决。虽然，省里和市里已经透了口风，湖东的问题到罗望宝结束，可是，谁能保证，不再出点别的事呢？市里的换届，还有两个月。目前，正是最紧张的时刻。紧张就紧张在这次换届涉及人事。李明学一直是呼声较高的进入市级班子的人选。但是，这半年来，随着湖东一系列案件的出现，李明学自己也感到了危机。市委鲁天书记，就曾批评过他，说作为一个县的班长，得对有些问题负责。这“有些问题”，指的就是吴大海、罗望宝的问题。而负责，就有个怎么负责、负责到什么程度的区别。李明学担心的是，市里会最终让他付出不能进入市级班子的代价，那就太惨重了。而且，私下里，李明学觉得，那也太不公平了。

“是不公平。”简又然笑道。

李明学也苦笑了下，前两天，他拉着简又然，到省里见了欧阳副书记。欧阳

杰原来是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，是简又然的老上级。一个月前，才从宣传部长的位子上，提拔成了省委副书记。江南省现在有两位副书记，一位是省长，一位就是欧阳杰。而在欧阳杰之前的省委副书记庄之斌，调到另一个省担任政协主席了。欧阳部长听了简又然关于下派情况的汇报，强调道：“下派干部一定要端正态度，要向下面的同志们学习。这是下派的精髓。”

“这当然是。我一定记住欧阳书记的教导。”简又然听得出来，欧阳部长这话中有话，“端正态度”，这其实是说简又然态度不够端正。有时候，官场上的话是正话反说，反话正说。而让欧阳部长感到简又然态度不够端正的一个重要原因，简又然自己以为：是他对湖东有些问题太过于关注了。比如，人事问题、李明学的问题……

可是……

李明学虽然是一个县委书记，可到了欧阳副书记面前，还是有些拘谨的。三个人沉默了会儿，欧阳书记问：“明学同志还有事吧？”

“啊，是有点事。就是……南州马上要换届了，欧阳书记，您看……”李明学说完，望着欧阳杰。

“是这事？我知道了。”欧阳杰转过脸来对着简又然，道，“又然哪，也平同志对下派工作也是高度重视的，以后多给他汇报。另外，上一次到湖东，本来也准备到桐山的。可是没去成。光辉同志……唉！什么时候我得跟也平同志说说，请他专程去看看。下派不容易啊！啊！”

“是啊，难得欧阳书记这么关心我们。光辉知道一定也很……”简又然朝李明学使了个眼色。李明学就站了起来，将随身包里的一个小盒子拿了出来，放到欧阳书记的桌子上。欧阳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简又然笑着说：“这是明学同志从西藏带回来的。据说是一件五百年前的通灵石。明学同志特地带了回来，说请欧阳书记鉴定下。”

“啊！”欧阳杰的眼光稍稍变了下。在江南省，总共也就七八个人知道，欧阳副书记还是一个很有功力的文物鉴定家。这一刻，他的眼光盯着小盒子，等简又然打开，里面呈现的是一块很小的石头。金黄，宁静，仿佛还处在西藏的蓝天之下。欧阳杰只是近前看着，并没有拿起来。简又然要拿，被他制止了。他细看了会儿，石头的金黄中，还浅浅地行走着河流般的石纹。在石头的最上面，一朵小花，天然而独立地开着。李明学说：“这是一个藏传佛教的高僧所用的东西，我的一个朋友在那边做生意，用了好几年，才得到这个的。虽然……”

欧阳杰抬起头,李明学咽住了话。简又然将盒子盖上,然后放到欧阳杰桌子的一边上,就拉着李明学,告辞了出来。刚出门,就听见欧阳杰喊:“又然哪,你回来一下。”

简又然折了回来,桌子上的小盒子已经不见了。欧阳杰道:“又然啊,以后这事……还得注意些。特别是人事上的事,不是还有南州市吗?基层复杂,湖东更复杂,要慎之又慎啊!”

“谢谢欧阳书记。”简又然说,“我会注意的。这……我就走了。”

到了走廊上,李明学望着简又然,问他去不去宣传部。简又然这就想起赵妮的眼睛了,于是便摇摇头,说不去了,下次再过来吧。

回到湖东,李明学告诉简又然,要召开常委会,重点讨论当前湖东的经济形势。会前,李明学问简又然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议题,想提交会议研究。简又然就谈到了东部物流港房地产开发项目。上周,省能总公司的庞梅庞总,专门给简又然打电话,说东部物流港那一块,还想多拿五百亩地。目前已有的五百亩,主要是用于商业门面房和写字楼建设;要拿的五百亩,主要是用于房地产开发。“如果不将房地产开发配套进行,东部物流港项目,我们可是无利可图的。而且,简书记,你也知道,这样的物流项目,一时半会儿是见不到效益的。而房地产来得快,我们要用房地产的开发效益,来弥补物流港项目。”

庞梅一说完,简又然便问:“这不对啊!目前正值金融危机,房地产市场并不景气。还搞房地产?这……”

“啊,简书记只看到了危机的一面。可是忽略了危机带来的机遇啊。房地产不景气是个现实。可是我要的是房地产不景气情况下的土地。东部物流港一开始的土地价全部算下来,要到八十万左右。现在,我再拿地,四十万应该行了吧?而且这样,五百亩,也能给地方财政增加不少的收入啊!”

“庞总真能算账哪!我给明学书记汇报后再说吧。”简又然挂了电话后,细想了会儿,觉得庞梅说得有道理。房地产不景气,土地卖不动。而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块。地方要保住财政收入,就得想办法搞活土地。五百亩,两个亿……如果真的能行,湖东财政下半年的拮据就可以基本解决。但是,简又然心里又有些顾虑。老干部们已经上访过一次了,再拿五百亩,他们岂不又要上访?欧阳副书记一再叮嘱他要慎之又慎,那这事……

李明学一听简又然的介绍,也一时定不下来。这对年底正吃紧的湖东财政来说,当然是个好事。然而,五百亩,这么大的目标,一旦操作不好,会直接影响

到李明学个人的前程。因此,他建议将这事放到常委会上来研究。重大问题,实行集体研究,也是一项基本的制度。何况一旦研究了,就不是个人行为。那么,随之而来的责任,也就不仅仅是个人责任,而是集体责任了。

当然,常委会研究的结果,李明学是心里有数的。不会轻易地通过,但是也不会轻易的放弃。关键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和方法。在常委班子中,以前最难说话的是纪委书记蒋大川。现在他调到市纪委搞专职常委了。湖东县纪委书记的位子暂时空着。县长汪向民,虽然对东部物流港项目一直有些意见,但是这新增的五百亩,能切实地解决眼下的财政紧张,想他也不会有太大的反对。说到底,最后定这事的,还不就是李明学自己?班长嘛,既是一班之长,大事难事,还不都得自己拿主意?

会议室里静着。汪向民还没进来,看来这个电话够长的了。

李明学没有想到汪向民会不同意,而且旗帜鲜明,态度明朗。这一下,倒真的让他有些犯难了。而刘中田不温不火的发言,等于将汪向民的意见重新翻译了一遍。其他的几个常委,现在也不好再随便表态了。这事看来……

简又然的手机振动了下,一看,是杜光辉的。

杜光辉这个时候打电话来干什么呢?有事,还是?虽然都是省委宣传部的下派干部,但杜光辉在桐山,简又然在湖东。平时一个月也通不上一次电话的。简又然没接,也没挂。任手机振动着,停了。但不到一分钟,又振动了。还是杜光辉。简又然明白,这杜光辉是真的有事了。

出了会议室门,简又然按了接听键,说:“正在开会。光辉啊,有事?”

“是有事。”杜光辉的声音有些苍老,这一年来,他所经历的事情太多了。先是下派,后是孩子生病,又赶上桐山矿难,一件接着一件,再扎实的人也经不住的。幸亏杜光辉性子倔,居然挨过来了。

“刚才,我们的林一达书记说要到湖东,参观学习你们的招商引资。李长副书记出差去了,这事可不……所以我先联系一下。你看?”

“参观学习?哈哈,学什么啊?按说要学习,也得是我们湖东向桐山学习啊。不过,还是欢迎林一达书记过来,指导嘛!什么时候?”

杜光辉笑了下,说:“后天吧。”

“那好。”简又然道,“具体的,你就让办公室和这边联系吧,我给办公室打个招呼。后天见。”

杜光辉也说了声“后天见”就挂了。

这个杜光辉……

简又然回到会议室，李明学正在将杯子盖轻轻地盖了上去。汪向民脸沉着，在本子上画着杠子。李明学问：“又然同志还有意见吧？”

“好，那我就说说。”简又然先是朝汪向民看了下，才道，“东部物流港项目，一直是我在具体联系。最近，省能总公司那边提出来要增加土地，而且增加的目的就是配套建设房地产。我也很为这事为难！目前国家的政策，是最严格的土地政策。土地是红线，轻易碰不得。所以，我也理解刚才有些同志的想法。但是，我也好好地想了想，东部物流港项目毕竟不同于纯粹的房地产开发项目。它是以物流为主的商贸项目。既有商贸区，就必得有住宅区。招商还要安商，安商首先就要居有定所。因此，作为配套项目，我个人是赞成的。”

汪向民抬起头，望着简又然，眼神里却是一种冷冷的感觉。

简又然继续道：“东部物流港如果能再上这个新的项目，对湖东经济的贡献，我就不说了。大家比我清楚。至于怎么操作，这是部门的事。常委会上没有研究的必要。”

“啊，很好！”李明学等简又然一说完，马上就接上了话茬。他把茶杯子稍稍移了移：“又然同志的分析很好啊！国家的政策，特别是土地政策，我们一定要严格执行。这一点，我的态度跟大家是一样的，从来也没有改变过。”

桌上的手机振动了下，李明学停了话头，看了眼，就按下了。

“可是，政策在执行的同时，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湖东的现实与目前我们的经济运行情况，是我们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。东部物流港项目，就现在看，势头是很好的，省能总公司对湖东的发展环境和前景，也是很满意的。这样大的一个公司，在湖东继续扩大投资，是好事，不是难事！是机遇，不是麻烦！”李明学喝了口茶，降低了声音：“有些同志，缺乏对政策灵活性的认识。抱残守缺，其实就是开拓不足嘛！大家经常讲要开拓创新，首先就要我们领导干部来开拓创新。自己没有创新意识，怎么去领导别人开拓？说到底，这还是个认识问题，是个思想问题，是个着眼当前与放眼长远的观念问题。”

简又然听着，皱了下眉。李明学书记这话说得有点太“高度”了。他侧着看了看汪向民县长。汪向民半闭着眼睛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乍一看，就像寺庙里禅定的老僧，波澜不惊，一派平稳。

这是道行！就像佛家的修行一样。官场上也是讲究“修行”的。在官场行走久了，自然而然会修炼出如水般的笃定。在什么时候应该表明态度，在什么时候

又要含糊其辞,还有在什么时候应当闭目养神,那都是有学问的。官场上的时间,就是“该”与“不该”,分寸拿捏得对了,你就占了上风;分寸拿捏得不到位,不该说的时间说话了,你本身就将自己打了下去。官场上,很多时候无言胜似有言,该出手时就出手,不该出手时坚决不出手。

这会儿,汪向民除了闭目静听之外,再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了。书记在做最后总结,这个时候,谁出去,其实就是表明谁对书记的话有想法。这就不是工作的问题了,而是私人的问题了。

“对东部物流港配套项目的用地,我同意省能总公司的要求。具体工作,还是请又然同志抓。这方面,又然同志情况熟。可能还要涉及跑省跑厅。如果大家没别的意见,就这么定了吧!”李明学说完,把杯子慢慢地端了起来。他端得细心,好像怕一失手,杯子就会掉下来似的。也是,年代这么久远的杯子,要是真的一失手掉下来,那可就……不过,简又然看着,心里还是动了动,嘴上却没说。

常委会的最后一项议程,最多的就是人事。要说排会议议程,其实也是很有学问的。最精彩的得放在最后面。说白了,就是把悬念放在最后。放在最后,前面的议题就成了引子,大家慢慢地捻。等捻到人事这个议题时,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。旺火出好货,人事就要旺火,这样研究出来的“干部”,才有可能是真正德才兼备的好干部。

组织部长柳峰,将相关人事调整情况介绍了下。总共涉及八个同志。四个实质副科,三个副主任科员,一个正科正职——水阳镇党委书记。这八个位子当中,水阳镇党委书记最有分量。水阳镇是湖东县的第一大镇,每年的财政收入要占到湖东整个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。湖东经济开发区,和湖东前十名的重点企业,都坐落在水阳镇。以前,水阳镇的党委书记,基本上都是县委常委。从李明学来了以后,他取消了这项不成文的规定,吴大海就是第一个没有进入县委常委的水阳镇党委书记。而且,在吴大海出事后,李明学更觉得自己取消规定是正确的。要不然,那可就是湖东又一个常委出事了,而不仅仅是一个镇党委书记出事了。吴大海当年能从水阳镇的副镇长直接升到书记,一大半是因为原来的湖东书记、现在的南州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陈可实。是陈可实推荐了吴大海,因此,吴大海出事后,陈可实着实心烦了一阵。当然现在好了,吴大海虽然是个草包,但是,该供谁,不该供谁,他是清楚的。在看守所里,吴大海供出的,都是些企业的老总,还有就是已经退到二线的领导,像罗望宝。还在线上,并且握着实权的领

导,他可是一个也没供。

吴大海出事后,水阳镇党委书记的位子就一直空着。不是找不着人,而是想去的人太多了。

李明学心里最明白,不到半年的时间,至少有十几个人,通过不同的关系,来争这个位子。这里面,有的已经找到省委办公厅的副主任了;有的找到了李明学以前的老同学、老同事;更有甚者,还有人找到了李明学远在上海的老母亲。官场行走,真是花样百出。有时候,你连想也想不出来的事,在官场上都能有人做得出来。谁都知道,人事调整,说起来是讲究民主,甚至搞常委票决制。可是,这一切的背后,大都还不是书记说了算?至少,书记的意见是主导性意见。组织部门在确定最初人选时,书记和分管组织的副书记,是起决定作用的。虽然后来要实行票决,但是最初书记不提名你,你进不了票决的圈子。因此,票决也只是有限的民主。这次,组织部提名担任水阳镇党委书记的人选是黄玉斌。

黄玉斌目前的职务是县水利局的局长。这个人年龄刚刚四十多一点,早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大学。生得清瘦,却精明。话语不多,却幽默。李明学刚到湖东时,黄玉斌是水利局的副局长,而且是最后一位副局长。有一次,李明学检查水利工作,黄玉斌正好陪同。在检查一处被壅塞的河道时,黄玉斌开了句玩笑,说这河道就像不生孩子的女人,要疏导。中午吃饭时,黄玉斌也是笑话连篇,惹得李明学差一点喷饭。那次检查后不久,黄玉斌就找到李明学在湖海山庄的房间,自我介绍说他的一个叔叔是省纪委的黄潮副书记。啊,李明学一下子想起来了。黄潮副书记好像也曾经提到过。又过了半年,黄玉斌成了湖东水利局的局长。这一安排虽然出乎意料,但也在情理之中。黄玉斌本身就是副局长,又是正儿八经的水利大学毕业生,专业化,年轻化,知识化,一样不少。这样的人不提拔提谁?

“请大家讨论下。”李明学站起身,出门到走廊上,似乎是去了洗手间。

办公室主任梅白,也站起来,出了门。简又然笑着,翻了翻手机上的短信。有两条新的。一条是妻子小苗的。小苗问他今天回不回家,晚上她们几个女同学有个聚会。如果他回家,她就不去参加了。简又然回道:“没定。你还是去吧。”对于妻子小苗,简又然一直心有愧疚。赵妮将他与李雪的事告诉小苗后。小苗虽然也吵了几回,但总体上还是温和的。她越温和,简又然就越愧疚。最近,只要没特殊情况,简又然就尽量回家。反正也就一个小时车程。晚上在湖

东吃了晚饭后，赶回去还正早。记得有次看到一篇文章，说男人在两种情况下，最愿意天天回家。一种情况是外面没人了，只有回家；另一种情况，外面有人了，愧疚回家。简又然以前回家时，看着小苗忙里忙外，给他泡茶端水，心里真的时不时地涌出些惭愧来。但现在，简又然成了“外面没人”，这回家心里就踏实多了。赵妮自从在北京给了简又然五个指痕后，两个人就像打碎的瓷器，彻底地分开了。李雪已经嫁作人妇，而且嫁的人，就是简又然的大学同学吴纵。一个人静下来时，简又然也感到过瞬间的寂寞。他还想到吴纵，他也应该知道李雪以前与简又然的事的。怎么就接受了？前两天，李雪打电话来汇报驻京招商办的事，语气欢快，幸福得像一头小马。她的欢快，禁不住让简又然有些心痛……

“又然同志，说说吧？”李明学回到会议室，刚坐下，就点名了。

李明学这一步，是简又然预料中的。上周，李明学就和简又然通了气，想让黄玉斌到水阳当书记。简又然一开始也纳闷了下。一个好端端的水利局长，怎么要下到镇里？专业型干部，回身搞经济，适应吗？李明学似乎看出了简又然的顾虑，说这黄玉斌，虽然是搞水利专业的，但对经济也是在行的。何况搞经济是可以在工作中不断摸索、不断学习的。真正到了县乡一级，能搞好经济工作的，或许更多的是些泥腿子、半路郎中，真要让经济学家来治理乡，那也许就一团糟了。何况……李明学悄悄说，黄玉斌也是个精明人，听说省纪委的黄潮副书记就是他的叔叔。这一下子，简又然豁然开朗了。按常理，一个省纪委副书记，并不是太被底下的县委书记看重的。但是现在，官场上往往就出怪事。纪委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。纪委领导的影响力也自然跟着上升。李明学在湖东经历了一系列腐败案件后，提名省纪委副书记的侄子来担任经济重镇的党委书记，其用心不言自明。这或许是自己增加了一重保险，也为自己平添了一层底气。

简又然想到这，心底下不得不佩服李明学的智慧了。

“黄玉斌同志，总体上看，我觉得是适合的。当然啰，我是个挂职干部，对县里的一些同志，了解得还不够全面，但对黄玉斌同志还是有所了解的。这个同志有思想、有魄力、有办法，年轻，有开拓精神。水阳是湖东的经济重镇，对这个镇党委书记的选拔，的确需要慎重又慎重。我觉得，组织部这次的提名，是在充分考虑水阳镇的实际情况，更重要的是充分考察了黄玉斌同志的工作能力之后作出的，我个人表示同意。”简又然说完，看见李明学点了点头。他没有回应，而是

继续低头看手机上的短信。这一条就是黄玉斌发来的。黄玉斌没有问研究的事，而是告诉简又然副书记：前几天，他北京的一个同学到江南省来，在省城同学聚会，还提到闵开文副部长。原来闵副部长是简书记的同学，还真不知道呢？作为水利局的局长，我得检讨。

“检讨就不必了，下次一道去北京。”简又然回了条短信。

黄玉斌不可能不知道常委会正在研究他的事，他知道，却不问，这就是他的聪明。李明学上次和简又然通气后，过了两天，黄玉斌就专程到简又然的房间，向简又然副书记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。汇报中，他只字未提他的叔叔黄潮。而且，临走时，黄玉斌留下的不是信封，也不是烟酒，而是一幅字。说这是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写的，请简书记好好地批评。这送字画本来就是大雅之事，简又然也不好再推，就勉强收了。黄玉斌一走，简又然打开一看。哟，了得！你道这字是何人所写？原来是书法大家张海先生的立轴。平时，简又然也是喜欢书法的，张海现在是中国书协的主席。市场上，像这样见方的一幅立轴，价格也是不菲的。送得重，且送得雅，这足可见黄玉斌的内秀了。

梅白也喝了口茶，缓缓道：“我同意又然同志的意见。”

其他常委，也都一一地表态。基本上都是同意，当然也不外乎说几点不足，以求今后改正。最后只剩下汪向民了。

“向民同志，你也说说……”李明学明白，汪向民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。事实上，在之前，他曾暗示过黄玉斌，汪向民县长是县委的第一副书记，有关问题还得及时地向汪县长汇报。

“我当然要说。”汪向民一开口，就有股子火药味，这让简又然有些担心了。好在接着汪向民的话有了改变：“组织部的这个提名，之前我也了解了一下。应该说总体上是可以的。黄玉斌同志是个专家型的同志，对经济也是很有研究的。水阳镇目前正处在关键时期，从县直下去这样一个年轻有能力的同志，很合适。我个人是同意的。”

怎么？真是怪事了？简又然甚至有些吃惊。汪向民这态度，与他所预想的完全不同。会前，李明学还笑着说：“我就担心向民同志啊，人事问题，他一直是很有主见的。”

现在……

李明学听了汪向民的话，似乎也一下子轻松了。正要作总结，汪向民又示意了下，说：“今天是常委会，既然研究到水阳镇领导班子的事，我也提个建议。水

阳镇镇长徐长永同志,也在镇长位子上干了好几年了。现在,黄玉斌同志到水阳,我建议将徐长永同志调到水利局任局长。请大家看看。”

简又然看着汪向民,心里有数了。这一招来得温柔,却很有力。先是把李明学的提名,给高高地树上去。然后再抛出自己提名的人选。李明学这会儿是得了汪向民刚才卖的乖,哪能不顺手也给汪向民一个人情?

果然,李明学笑了一下,道:“很好嘛。我还正在考虑水利局长的人选。向民同志这个提名很好,大家都考虑一下。如果没意见,我同意!”

2

秋天的落叶，一片片，金黄的，像无数的小翅膀，从高处落下来。它们是无声的，却又像蕴涵着无穷的声音。万物皆有生命，落叶也有。虽然它们是在离别，可是，它们也有一颗正在热爱和向往着的心。那颗心，就是宁静地向着土地，向着归宿……

杜光辉走在大街上看着落叶，眼睛禁不住潮湿了。

从这条路到医院，要二十分钟。这大半年来，杜光辉不知走了多少回。凡凡自从做了干细胞移植手术后，情况一直很好。但是，还得每周到医院待两天进行检查。现在，妻子黄丽走了。一个多月来，她只打过两次电话，问到孩子的病情。杜光辉在电话里劝她早点回来。杜光辉说：“不就是十万块钱吗？你回来，我们还给人家不就行了？”

黄丽说：“不仅仅是十万块钱那么简单。你别等我了，等过一个阶段，我会回去和你办手续的。”

“我不会同意的。凡凡也不会同意。”杜光辉提高了声音。

黄丽道：“同意不同意是你们的事。离不离是我的事。我挂了。”

事实上，从感情上来说，杜光辉对黄丽，也谈不上多少感情可言了。在凡凡生病之前，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。因为孩子生病，两个人又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。共渡难关，也就让夫妻感情有了新的发展。本来，杜光辉已经不再想离婚的事了。只要孩子好了，三个人好好地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可是他没料到，为了给凡凡交医疗费，黄丽跟她公司的老总朱少山借了十万。条件是黄丽离婚，跟着这个秃顶男人。也许是黄丽本来就有心，或者是她也被钱逼得无路可走，竟然同意了。在凡凡手术后，就留下字条，从此不归。到现在，杜光辉还记得黄丽写在字条上的字。在字条上，黄丽说：“本来我就应该走。现在凡凡好了，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。”她还提到高玉，说人不错……

有熟人向杜光辉打了招呼，杜光辉也招呼了声。这条路，因为走的次数多了，两边店铺里的有些店主，也熟悉他了。平时见面，也说上几句。医院的大门就在眼前，在里面的十二楼22床，凡凡正在接受例行检查。下午陪孩子一道过来的，是钱平。钱平是桐山县窝儿山人。高玉知道黄丽走了后，就坚持着将自己的嫂子钱平介绍了过来，说钱平以前就在家做家政，她到杜书记家来帮忙，正合适。杜光辉当然不同意，高玉生气了，说这又不是为你，是为了孩子。杜光辉也就无话可说了。而且，从心里他是感激高玉的。自己天天在桐山上班，留下一个生病的孩子，没一个专门的人照顾哪行？从近一阶段的情况看，钱平也确实是个会理家的女人。凡凡也开始渐渐接受了她。

想到高玉，杜光辉莫名地笑了下。笑完，赶紧进了大门。上了楼，进了病房。凡凡正在吃水果。钱平坐在边上，正用牙签挑着苹果瓣，一下一下地往凡凡的嘴里递。杜光辉看了会儿，朝孩子笑笑。凡凡也笑了下，喊了声“爸爸”。钱平说：“啊，杜书记回来了！”

“辛苦你了。”杜光辉接过钱平手里的牙签，给凡凡递了瓣苹果。

钱平理了理头发：“我不辛苦。真的，杜书记。我以前在上海做家政时，一家老小，还有两个长年在床的病人，我也干得很好。在你们家，算是活最轻的了。这也多亏了高玉。啊，上午她还打电话问我，凡凡恢复得怎么样？看来，我这妹子，关心着咧。”

“是啊，孩子这病，让太多人操心了。”杜光辉听得出钱平话里的意思，却没有顺着她的话往下说。凡凡问：“爸爸，下个月，我可以上学去了吧？”

凡凡今年高考后，按他的成绩，是可以进入二本的。一来因为身体，二来对录取的学校也不太满意，因此就放弃了。手术后，杜光辉找了凡凡原来就读的十中。十中的校长很快就答应了凡凡复读的请求，并且承诺免了所有的费用。上周，凡凡正式到学校走了一次。但是，还很虚弱的身体和较差的免疫力，使他不得不打消了马上去上课的念头。

“看情况吧，关键是你好好地配合医生，恢复好身体。只要医生说行，下个月就送你去上学。有你钱阿姨在，事情也好办些。”

“就是。凡凡，先养好身体，再读书不迟。”钱平也接口道。

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了，病房里开了灯。杜光辉让钱平先回去，晚上他先陪凡凡一会儿，等输液结束后，他就陪他回去。钱平说：“也好，我正好顺道买点菜，这孩子身体要补的。”杜光辉正要拿钱给她。她推辞了，说：“不用。我来的时候，高

玉给了我两千块钱，让我买些东西给孩子补补，说这就算是窝儿山老百姓送给凡凡的一点心意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杜光辉愣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只是点了点头，好久才道：“那就先……唉！先这样吧。”

钱平走后，凡凡告诉杜光辉，昨天小苗阿姨到家里来看了他，还给了他一千块钱。同时，带来了欣欣从北京送给他的一只玩具小熊。杜光辉叹了口气，然后道：“都得记着啊！小苗阿姨，还有简叔叔。欣欣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“很好的。她给我发了电子邮件。”凡凡脸微微地红了下。

杜光辉也没做声。护士过来换了瓶药水，杜光辉问凡凡“晚上想吃什么？”凡凡说：“只要爸爸在，肚子就一点不饿了。”

“唉！”杜光辉心又疼了。

手机响了，杜光辉接过来，是蓝天木业的孙林。

孙林说：“杜书记啊，您在省城吧？”

“啊，你有事？”杜光辉问。

“是啊，有点事。我想当面去给杜书记汇报一下。”孙林接着道：“我就在杜书记家边上，五分钟就到。”

杜光辉正要说自己不在家里，可是电话挂了。他再打过去，孙林也不接。这孙林，是桐山县最大的化工企业蓝天木业的老总。这家企业是通过招商引资进来的，这两年，因为高污染，不断有老百姓上访，省环保局也把它列入了黑名单，可是，这家企业同时也是一家纳税大户，不仅仅企业所在的镇，就是县里，也是明查暗保的。老百姓一上访，上面一查，企业就整改，等查完了，照样生产。从上半年开始，孙林就一直在缠着杜光辉，而且是通过李长副书记的关系，一是想从省里的黑名单中脱身，二是想通过项目立项，使蓝天木业污染合法化。杜光辉当然不会同意，国家的环保政策他是明白的，更重要的，蓝天木业的污染，对周边老百姓的健康造成了危害。这可是头等大事，一点也马虎不得。凡凡做手术时，孙林也坚持要到医院来看，杜光辉坚决没有答应。昨天，孙林到杜光辉的办公室，汇报说蓝天木业正在新上一条污染处理生产线，项目总投资一千多万，企业自筹一千万，想请杜书记出面，找找省发改委，申请立项，搞个五百万的财政支持。杜光辉没有答应，杜光辉说：“发改委这一块我不熟悉。”

孙林自然知道杜光辉书记这是托词。联合化工的那几百万，不就是杜光辉从省发改委搞出来的？一个堂堂的省委宣传部的工会专职副主席，在省直混了